

阙小兰 著

爱人



萧乾



广西民族出版社

爱人

萧乾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特邀编辑:张守仁

责任编辑:韦琮瑜

封面设计:谢 麟

爱人

阙小兰 著

责任编辑 韦琮瑜

封面设计 谢 麟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区党委办公厅凤凰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16 印张 40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 1 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5363-3053-7/I·785 定价:24.98 元

序

《爱人》以农村 15 年来的经济改革为大背景，以农村妇女的命运为中景，通过描写姚清香和钟业民这一对男女主人公从相识、相知、相爱到婚后携手共创人生的故事，表现了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褒扬了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纯真爱情和幸福婚姻。

《爱人》这部书的主题是多义的、双关的，它不仅仅指钟业民和姚清香这对爱人之间恩爱、和谐的夫妻关系，同时通过故事情节启发大家要爱孩子、爱老人、爱亲友，爱世上一切善良的人。这是该部小说的主线、主旋律。小说中对拐卖姑娘、虐待女童、强奸妇女进行了充分的、恰当的揭露和斥责，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义愤；又对敬老爱幼、邻里姐妹友爱、以富带贫作了热情的讴歌和颂扬。小说主人公钟业民心地善良、聪明能干、既开拓进取又富有同情心。他未婚就收养了被人遗弃、无家可归的幼女爱玲，并将这一情节引起的麻烦、波折，她的死亡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痛苦，贯穿始终，使小说结构浑然一体。钟业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代青年的骄傲和榜样。女主人公姚清香活泼伶俐、勇敢机智，她以改变农村妇女厄运所表现的献身精神，感人至深。男女主人公像两条红粗线，编织成了整部小说的精密网络。

作者是饱蘸着十几年的心血和生命来写这部书的，故书中感情浓郁，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部贴近老百姓生活、叙说老百姓日常故事的小说，因而会博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这是一部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小说，因此是鼓舞人、启迪人的、难得的精神食粮。由于作者来自基层，故作品的细节生动有趣，

十分新鲜,可读性强。

我始终认为,世上好作品的题材,大都与作者的青少年、故乡有关。因为作者对青少年时期的故乡最熟悉,感受最深切。《爱人》是又一个证明。鉴于此,我乐于推荐这部书出版。

张守仁

1995年2月5日



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和夫人文洁若老师与作者在一起

第一章

“喔喔喔！”一只老公鸡的啼鸣声中透出老当益壮的宏亮与自信，年轻、雅气的公鸡群起响应。天，在群鸡鸣叫声中蒙蒙亮了。

随着鸡鸣声的起落，依山而建的姚村渐渐苏醒，从各家各户的土坯房的木格窗里，陆续闪出煤油灯浅黄的灯光。翠竹、绿芭蕉、苦楝树掩映着的小山村，传出早起妇女打扫庭院的“唰唰唰”声，摇晃着水桶的“吱呀吱呀”声，挑水人穿着的木板鞋“嘀嗒嘀嗒”的脚步声。村口一座院子里的两株高大成熟的荔枝树下，一座土坯房的两个木格窗都亮着灯光。大门左边木格窗里，靠窗口有一张不大正规的书桌。书桌上的小煤油灯旁摊着一本打开的旧书。书面上桌面上散乱地放着一支钢笔及几张残旧的学生簿撕下的纸张，满纸都只写着四个字——永不嫁人！字迹或娟秀或潦草或字不成型前后左右颠倒重叠在纸张上。书桌后木架床上手工捻织的黄麻旧蚊帐里的床上躺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姑娘和衣而躺，粗布手工染织的黑色长裤子，浅花机织布半旧短袖上衣，修长的双手紧握着叠在丰满健美的胸前。瓜子脸上小嘴紧闭、柳眉微皱、双眼半眯。长长的眼睫毛下方遗留着几颗晶莹的泪珠。齐肩的两条小辫子略有些散乱地披在油柑木叶做枕心的枕头上。

右边木格窗口里的煤油灯下，一位相貌与床上的姑娘有几分相象的中年妇女在梳理着齐耳短发。她用小圆镜子照照黑油油的头发，将手中的小镜子和木梳子随意地放在木格窗的窗台上，用手扯扯身上广西桂县妇女的传统衣服——凡士林蓝布偏扣上衣，扎带子的蓝布肥大裤子，回身扯扯木架床上的蚊帐口，端起煤油灯轻步走出房间来到堂屋。堂屋里正面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像下一张四方木桌子，旁边几张木凳子，屋角处堆放着农家用的扁担

锄头铁铲小板凳小饭桌。屋子虽然不大，但东西摆放得整齐利落。堂屋两边各一间睡房，老夫妇和小儿子各占一间，小通道尽头通往女儿的小睡房。她一眼看见女儿的木板房门里射出煤油灯光，轻轻将自己手中的煤油灯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悄悄来到门前。透过门缝看见女儿房里的情景，她心疼得长叹口气，满目含泪退回堂屋，无奈地抄起扫把轻轻地扫着堂屋和小通道的泥地面。她虽人到中年，身姿手势尚灵活轻便，显得略为肥大的凡士林农村妇女的衣服掩盖不了她瘦长身材的风姿。她叹着气扫着地，脑中禁不住回想起昨天晚上丈夫姚志军和女儿姚清香的争吵……

姚志军是个膀大腰圆的中年南方精壮汉子，似西瓜般的光脑袋，光着的前胸后背渗出亮闪闪的汗珠。他一手按着粗布短裤子上的旧军用皮带，一手握着一杆鸡蛋般粗的两尺长的旱烟杆。木烟杆用力敲打了桌子两下，震得小煤油灯连惊跳两下，灯火眼看就要熄灭了。他伸手用力一拧灯扣，煤油灯光亮亮地照着他浓眉下的一双怒目。他对女儿吼着：“什么人你都不中意！到底你要挑什么？人家介绍来的男人有工人有干部，他们有啥点不好？可你一个都不答应！干脆连媒人的面都不愿见了，这象什么话？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都二十一岁了，再不谈对象准备出嫁很快就是老姑娘了！你要挑到什么时候？说！”

姚清香双手绞扭着坐在床前，满眼泪花紧抵小嘴一声不吭。

姚志军喘口粗气，放低声音道：“我知道！是我连累了你！你高中毕业回家三年一直没有得到出头的机会！阿香，这是命呀！我这当爸的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朝鲜战场上打生打死，拖着半条命拼命爬回中国这边来，在前几年反而被那帮胎发未干的龟孙子说我是‘叛国投敌’！没想到就凭这顶臭帽子害苦了你和你弟富强！”他双目泪光闪闪，牙痛似地道：“爸对不起你！你有我这个倒霉的爸爸就失去了前途。可是，你还得活下去对不对？不能就这样老死在家中呀！听爸的话，找个好人家嫁了，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吧，啊？”

姚清香的声音颤抖着头也不抬地说：“爸，你干嘛非要我出嫁？我愿意在家照顾你和妈一辈子，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非要我出嫁？”

房门外传来姚富强的声音：“姐，别听爸的！他想要你一出嫁就让我娶老婆，他早抱孙子！我刚刚十八岁，才不要老婆呢！单身一个人要多痛快就多痛快，想多自由就多自由！”

姚志军朝着门口挥着旱烟杆吼道：“滚！滚你的！小孩子家懂个屁毛！家有老女是家门的不幸，也害了你姐的一辈子！女人早晚要出嫁，趁年轻找个好人家这才是天经地义的。听着，小子，你老爸的主意不会错！”

姚清香一字一句地缓声说：“爸，我打定主意了，我这辈子永不出嫁！”志军似遭雷击般惊得双目圆睁，“唰”地举起了手中的旱烟杆就要敲下去。阿香缓缓地闭上了双眼，两串泪水爬下了脸盘。她的声音似从地下钻出来的刺人的冷风：“爸，你敲死我吧，敲死我比逼我胡乱嫁人强。我哪点比不上人家？为什么我就没有出头之日？爸，是我命苦，不能怨你。别的女人只能走千百年嫁人生儿育女的那条葬送青春才华的小路，可是我不能！我不甘心！我看透了！爸你如果不能容我的话，你就活活敲死我吧，把这条命还给你和妈妈！我决不能像条狗那样贱，胡乱嫁人。我又没有好命碰上一个能理解我的男人，我活该嫁不出去。爸，你敲吧！敲死我吧！我已打定了主意，宁可让你敲死，我这辈子决不嫁人！永不嫁人！永不嫁人！”

志军高举着的旱烟杆在激烈颤抖，他的泪水流下了脸盘，掉在腰间皮带上。他的妻子三婶（桂县习俗：女人嫁到丈夫家随夫排序为名）挥着两手的水珠急忙冲进来，叫道：“算了算了！别吵了别吵了！阿香才二十一岁，哪能就成了老姑娘了呢？你就再让她两年吧！现在不是提倡晚婚吗？过两年再找对象也不迟嘛！村上人怎说当没听见好了。闲言闲语重要，还是女儿的命重要？别

吵了，你出去吧！”她边说边用力推丈夫出门，阿香“嘭”的一声关上了房门，随即传出极力控制的呜咽声。志军象头狗熊般趑趄走回自己房里重重倒在床上，仰天长叹……

三婶在扫着地叹息：女儿昨晚一定是整夜未睡。农村的习俗就是这一条最不好——容不得不出嫁的姑娘。好像姑娘就是洗脚水，非泼出去不可。而当时农村的女孩绝大多数不能做什么，在娘家就只是帮父母做家务挣工分，长大了就是嫁人这一条门路。她痛惜聪明的女儿，明白女儿的心情，可是又不能与村上的古老习俗相对抗。再说姑娘如花的年龄毕竟不多，女儿万一真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当父母的心绝对不是好受的。目前她只有叹息，别无他法。

“嘭嘭嘭！”有人拍大门。三婶应声打开了堂屋通院子的大门。姚垌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明德顶着一头花白头发，宽大的旧军装上衣和蓝布裤子随着瘦小的身材，飘然带着一股山村特有的夏日清晨的凉风迈进了大门。三婶惊讶地道：“哟，是老支书呀！请坐请坐，这么早跑这么远的路，有什么事吗？”未等老支书回话，她忙碌着搬凳子，嘴里高声叫醒丈夫志军，志军忙披上旧军衣，手提旱烟杆出来。

老支书取下肩上的旧军用挎包放在长凳子上，笑呵呵地眯着小眼睛，接过志军递过来的胳膊粗细两尺多长的竹杆水烟筒。他用手擦一下水烟筒的筒口，凑上嘴去吹吹旧烟末，刚走进堂屋的姚富强急忙勤快地给老支书装烟丝、擦火柴点火。富强的身材相貌是父亲志军的小一号翻版，他飞快地瞟一眼父亲，调皮地道：“老支书，这么早光临茅舍，是不是我家有什么喜事呀？”“哈！这小子真有狗屎聪明，我还没开口呢，他就猜中了一半了！”老支书朝富强喷一口青烟，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姚家三人提起了精神。富强哈哈笑着蹲上了长板凳上，双手风趣地拍拍穿着蓝布短裤的屁股，说：“老支书！我们家从来没有有什么喜事，我还没到娶老婆

的年龄，我姐又不肯出嫁，又有什么喜事呢？莫不是太阳从我家升起来了么？”

“唔，聪明！可能是这样。”老支书逗着富强，惬意地将水烟筒抽得咕噜咕噜响，斜抬起眼皮看看志军。

阿香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阿香从房里慢慢地走出来，木板鞋的响声显得精神不佳。她一眼看见老支书和全家的人都在关注着她，下意识地举手摸摸刚梳理整齐的小辫子，低头看看修长的身体上合体的旧衣服，自感没有什么不妥，努力绽出笑容轻声道：“老支书早。你坐，我去挑水。”

老支书放下烟筒，笑道：“阿香，你过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他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阿香，阿香展开那张纸一看，黑宝石般的双眼一下睁圆了，闪出惊疑不定的目光。富强奇怪地一手抢过，大声念道：“兹经南山公社革命委员会、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现任命姚垌大队姚村姚清香（女）为中国共产党姚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即日有效。特此通知。南山公社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南山公社党委，1975年8月8日。”

志军和三婶惊呆了。富强一下子又蹦上了长板凳，惊叫道：“真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啦，姐当上大队副支书！我记得我姐还不是党员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不是党员的人能当党支部副书记？”

老支书认真地道：“我凭什么骗你呢？委任书是真的，你看上面的红印。”“喂！老支书，那个红印用大番薯都可以刻的啦！”富强蹲在板凳上不相信地挥动着那张纸。志军朝儿子喝道：“下来！坐不坐站不站的像什么样！”他一手拿过儿子手中的委任书，眼仍瞪着儿子。富强扁扁嘴，悄悄放下脚，假正经般地双手按膝坐在凳上。志军仔细地看委任书，越看眉头皱得越紧，终于耐不住问道：“阿德哥，这算是怎么回事？我好坏都入党二十多年了，还没有听说过不是党员的人当党组织干部的事。现在又不是在战场

上，在火线上入党还可以相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支书苦笑着说：“嘿嘿，现在怎么能跟以前比呢？以前我们入党的时候，最起码候补一年才转正式党员。当干部就更不用提了，没个两三年是不行的。这个，这个先提干后入党的事听说是党的新生事物呢。管它新的旧的，不用我们管这些，中午饭后阿香到大队补办个入党手续，明天就正式上任吧。”

阿香从惊愕中醒过来，半信半疑地说：“老支书，可能是公社搞错了吧？也许在我们公社内也有和我同名同姓的呢？”老支书连连摇头：“唔！阿香，这种事哪能错得了呢？即使同名同姓肯定不会同大队同村吧？我昨天下午接到委任书时曾专程打电话去问公社革委会，是公社新来的党委副书记黄林忠接的电话。他说没错，就是你这个姚清香。我记得他说的话音是咸水普通话，我听不大清楚，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怎么错得了呢？”

“黄林忠？”志军奇怪地问女儿，“这个黄林忠你认识？”阿香茫然地摇摇头，皱着眉头在思索。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一时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三婶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愁，但院子里几只饿鸡馋鸭闹翻了天，她顾不得说什么，慌忙出门照看去了。

老支书神秘地瞪着小眼睛低声说：“公社那个黄林忠，就是去年初调到我们县当县委书记的黄朝文的第二个儿子，这是不简单的人哪！到部队捞了个党票，还不到两年，就被部队‘光荣’地将他退伍了，听说是为人不地道，给人当场抓住了把柄。那又怎么样，现在还不是一样当官。听说这个姓黄的下基层挂职两年，就上县城当县里负责人呢！你别认为这种人会真的为人民服务，屁！镀金罢了！”他朝富强瞪了一眼又说：“小子别出去乱嚷嚷，出了事，看我剁了你的头！”

富强哭着脸伸长了脖子，志军挥掌就要砍下去，富强飞快地缩回头，一本正经地坐着。志军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认真地说：“毛主席在这里看着，我家要是出了专打整人的小报告的坏种，我

活活剥死他！噫！德哥，不说当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那份生死情，就说前两年要不是你帮忙，我这顶‘叛国投敌’的帽子还不知要戴到牛年马月。他妈的龟孙子！老子在朝鲜战场上伴着死人睡雪坑的时候，他妈的龟孙子们还不知在哪里穿开裆裤呢！说老子是叛国投敌，老子要是真的叛国投敌的话，早就跑到美国去了，还爬回这个鬼地方！他妈的臭小子！要不是看在儿女份上，我不把这些臭小子剥成碎片扔下河喂鱼，我就不姓姚！”

阿香急忙低声叫道：“爸！看你，喊什么喊呢？大清早的，想吓死人哪！”志军痛心疾首地连连摇头，在堂屋里重重地踱着步子，挥动着油光闪亮的旱烟杆，嘴里还在恨恨地叭咕着。

天已大亮了。志军的吼声引来了一群邻居小孩，他们伸长脖子往屋里张望。全部衣着破烂乱发赤脚，有两个男孩连裤子都不穿，挺胸凸肚地围住了大门口。富强急忙跳起来，连哄带赶地把小孩子们轰跑。三婶系着旧蓝布围裙，手拿着短柄的木勺慌张地来到大门口。阿香忙向妈妈示意没事，三婶才不大放心地转身离去。

老支书眨着小眼睛，不无歉意地道：“阿香回家几年了，我一直帮不上忙，真对不起老弟呀。我也难呀，上头的招工招干指标下到大队的太少了。大队干部子女一群又一群，照顾了这个又照顾不了那个。我家阿志还不是在家务农，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要是将所有的好处都占全了，我的脊梁骨还不被乡亲们指断了去。志军老弟，别见怪呀，这次阿香到了大队部，她有文化又年轻，你还怕她跳不出农门吗？”

志军高举着左手真诚地说：“阿德哥，你别误会，我绝对不会怪你，是我这几年倒霉透顶的命，我都四十五岁了，我自己倒没有什么，我最心痛的是连累了一双儿女，误了他们的前途啊。”“这下子好了，老天爷开眼了，阿香聪明能干，过一年半载我也该退位了，让年轻人挑大梁吧。”“快别这么说，老德哥，阿香小孩

子家还不懂什么事，她要是真的到了大队部，还望你多多指点啊，你替我管她！就像对你的女儿一样，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千万不要手软，误了公家的事，不是儿戏的呀！”

富强呆在那里一时插不上嘴，听父亲和老支书一番话，才相信姐姐真的是吉星高照了。大队干部虽然是不上品的小灰尘官，但七十年代的农民们最敬重最惧怕的就是大队干部了。农民们戏称县级以上的干部为“县官”，称公社、大队干部为“现管”。古语云：县官不如现管。农家子弟招工招干当兵上学，首先要通过大队这一关。没有这些不上品的父母官批准，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跳不出他们的手掌啊。只有点头哈腰请求大队干部这些小灰尘官高抬贵手才是最实惠的。年轻气盛的姚富强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扬眉吐气，他感到初升的太阳从来没有今天早上那么美好，那么富有生气的照进他家门槛，照得那被人摸得光滑的水烟筒杆都反射出令人欣喜的光芒。他家墙上的毛主席第一次对他微笑，门外树上的喜鹊第一次对着他家叫，门外院子边做围墙的冬青树的绿色比以前更让人心旷神怡。姐姐当了大队干部，还能少得了他这个宝贝弟弟的好机会吗？他的心里是这么喜滋滋的想着。他见姐姐正在那里柳眉紧皱、又惊又喜又忧地凝神思考，调皮地蹦到姐姐的面前，笑道：“姐，你不想当官吗？要不要把你的名字改成我的，让我去试试看？”

阿香此时脑中似团乱麻，说不清心中是什么味道。她做梦都想出人头地，几年来日夜不安就是为了前途和归宿发愁。自己是有才华的，可是城乡差别是无法超越的障碍，再加上一层人为的因素，眼看前途无望，情场失意，无望的生活似流水般从身边擦过。自己的年龄一天天增大，很快父母家这个出生地都无法收留自己。何方是路？何处是家？这是自己脑子中天天都在想但始终寻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意想不到的，幸运却于今天突然撞进家门。大队干部的职

位虽然不是她最终的选择，但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她施展才华、寻找理想出路的一块极好的跳板。问题是：这种幸运是何方神圣推来的？听爸的口气，他似乎怀疑这事和公社那个新来的黄林忠副书记有什么联系。“笑话！”她嘴角透出几丝带苦味的嘲笑。“我与这个人素不相识？这从何谈起呢？啊！慢着，黄林忠？黄林忠这个名字好象是听说过，可是，在哪儿听到这名字的呢？该死的！今天怎么想不起来了！”她听了富强的胡言乱语，半真半假地生了气，狠狠地横了弟弟一眼。

志军闻声喝道：“小孩子家吵什么吵？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去。”

富强指着自己的鼻子怪叫起来：“我还小吗？都快十九了！妈去年就叫我赶早娶老婆生儿子了呢！还小呀？”话是说得这么硬梆梆的，双脚却快步向大门口移去，话音未落，人已溜得无影无踪的了。

志军目送着儿子的背影，转身与老支书商量：“阿德哥，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才好呢？要是真的还不错，要是弄了个错报军情，那村上的人明天就没有牙齿吃豆腐啦！”

老支书搓搓稀落的胡子茬，不紧不慢地说：“怕什么？这是上头的任命，又不是偷来的锣打不得，就光明正大地上任吧。现在的形势，谁也说不准谁对谁错，有机会上就上！别错过好机会。也许趁乱世能闯出条生路，出去总比呆在农村好。按照一般的惯例，像阿香这样聪明的未婚姑娘很快就可以提升，你不看报纸上说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女的当大干部吗？这是政策规定的，毛主席提倡的男女各占半边天，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同样能做到。说不定阿香将来闯到北京去呢！宁笑白头翁，莫欺鼻涕虫。”“阿德哥，别开玩笑！我家阿香要是能跳出姚垌大队我就笑掉大牙了，别说那些上天摘月亮的事吧，现在这个世界，乱成一锅粥，搞得都让人弄不清楚谁是好人坏人，一帮老功臣死得无声无息，而一些头发

未干、大字不识一斗的毛小子却窜上了党中央！去年是邓小平好不容易主持中央工作，而现在听说又要打倒邓小平了。这个乱世，阿香上去又能做什么呢！”“志军老弟，你就别管它干什么了，干什么还不是听上头指示？哪用我们这些满脚泥的老农头说话。上头叫你种谷你就种谷，叫你种烟你就得种烟，叫你什么时候播种你就得快撒谷种，叫你什么时候插完田你不睡觉也得完成。早霜冻死了秧苗、大水冲了禾苗关头上头屁事，受穷的是生产队！我告诉你，前几天公社放出风声，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来了，有的公社早春就刮过了，很快就刮到我们公社啦！听说割的不是尾巴，每家超过两只以上的鸡鸭都要割脖子呢。你偷偷叫乡亲们把家中的多余的扁毛畜生赶早处理了吧，能卖就卖能杀就杀，免得到时候割了一大堆，吃不了丢了可惜。哼！劳民伤财呀！像今年造人造小平原那样，还不是折磨老百姓？你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啊？明白吗？”“我知道，当我是三岁小孩吗？老天爷，多养几个鸡都犯法，农村人的日子怎么过啊！”

老支书重重叹口气：“唉，轮不到好人说话，那只有让坏人乱来啦！好，少扯那些烦心事了。阿香哪，你等会吃了饭就上大队部等我，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办你的那些手续。好好，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有事先走了。”阿香连连点头。

志军忙走出去朝三婶叫道：“喂，赶快抓住那个下蛋鸡杀了，我去打酒，今天早上留阿德哥在家吃饭。”三婶在厨房里高声应着，喜滋滋地到院子抓鸡。老支书慌忙像老猴子般抓起挎包赶出院子扯住三婶：“得了得了，别杀生了，让鸡下蛋攒点油盐钱吧，我跟你家志军是什么外人吗？要来这一套。我真的有事，等不及在这吃饭了，下次再说，下次一定在这吃饭，今天没空。”

志军一家哪里肯放，老支书好不容易才逃出他家的大门。

第二章

阿香挑着水桶走出家门，村里的人已下田劳动去了，只有无忧无虑的小孩子在玩耍。通往水井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边种满了芭蕉、竹子和野生的苦楝树，还有几棵才一人多高的荔枝、龙眼树。初升的太阳光线在树叶间似乎电光般地一闪一闪。

水井边就是稻田，插下不够一个月的禾苗长得墨绿粗壮，田野就是一块块绿色的大地毯。水井边不远有一棵高大的龙眼树，树下有一间独立的小屋，这是五保户姚九公的家。

阿香用手中的杉木水桶打上一些水，蹲在水田边手捧着清凉的井水洗洗脸，一股渗入心肺的惬意透进了心窝。她闭上眼睛，享受着这难得的安静和清闲。使她感到生命的可贵，水也使她打开了记忆之门：她突然回想起，她见过那位公社黄副书记黄林忠，是在十多天前……

七月骄阳似火。

太阳烤得刚插下的禾苗微微卷了叶尖，收工哨早已吹过了，田野里已没有人影。村边高达三、四米的牛力竹根下的小河里传来了年轻姑娘欢快的笑声。

阿香和堂姐姚清秀、堂妹姚秀英，姚清芬，姚清芳在河水边石板上洗着满脚的泥巴。五个姑娘身上穿的都是破旧布衣服。最好的是阿秀穿的那件上衣，但那肩头上也补了两块补丁；其余人的衣服，有的破旧得认不出原来的颜色，有的五光十色，新布贴旧衫。五位姑娘一色的齐肩小辫子。

一年中最辛苦的夏收夏种终于结束了，将有几天清闲的日子。在大自然中无忧无虑的年轻姑娘们在商量该怎样去度过那难得的时光。十九岁的阿芬建议打扑克，十八岁的阿芳建议上山摘松子